

曲折返鄉路—陳以文的西伯利亞抑留

文·圖片提供／陳力航（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）



▲陳土金醫師。

▲陳以文（右一）與獨協中學同窗合影。

陳以文（日本名：景山雅文），1927年9月24日出生，父親陳土金是宜蘭著名西醫。1939年，從宜蘭尋常高等小學校畢業後，在父親安排下前往東京獨逸學協會中學校德語班就讀；陳土金先後將四個兒子送進該校，希望兒子們日後繼承醫業。

陳以文所受的教育無非是與日後報考醫科大學有關，儘管在校人緣極佳，課業表現卻總不如其他兄弟。陳以文對自己能考上醫科充滿疑慮，加以當時社會風氣鼓勵少年從軍報國，1944年6月，陳以文中學畢業後便參加陸軍特別幹部候補生的考試。考試當天因緊張影響表現，沒有被錄取為操縱要員（類似飛行員）；同年9月卻又收到通知，得以整備要員身分入伍。整備要員負責檢修飛機，成績門檻較低，不少成績未達操縱要員標準的人都成為整備要員，顯示戰爭末期對人力需求更甚於以往。

1944年10月，陳以文被分配到青森的八戶教育隊接受為期數月的訓練。1945年4月結訓後，與同袍乘火車南下，4月10日

抵達埼玉的高萩飛行場；4月17日和59期航空士官生一起搭軍機前往滿洲，中途在岐阜、米子，以及朝鮮的釜山、大邱、平壤等地降落休息，4月28日抵達滿洲，被分配到駐地杏樹的滿洲第一二五部隊風雲隊（25214聯隊）。聯隊的性質主要是訓練飛行員，並非前線部隊，平日工作負責影印飛行教官的上課講義、信件傳遞、出外採買等。

8月9日，隨著蘇聯參戰，所屬部隊轉移到哈爾濱。8月18日，因日本敗戰，部隊開始撤退，最後在敦化解除武裝。10月中旬，在蘇軍半脅迫半哄騙下，部隊搭上俘虜列車。陳以文與同袍原欣喜的以為搭上返鄉列車，有人觀察太陽位置、窗外景觀後，驚覺列車是通往西伯利亞。

載著日軍俘虜的列車從牡丹江經過綏芬河，抵達位在伊爾庫茨克州的泰舍特，時間是1945年11月。抵達泰舍特後，陳以文與同袍在雪地徒步走到120公里遠，隸屬第七收容所下的「クリコン」農場。

西伯利亞冬天漫長且黑暗，每天早上十一點左右天才慢慢變亮，大多是陰天。俘虜們早上八點就要摸黑出門勞動，伙食只有少量的湯和麵包。在西伯利亞第一年的冬天，就碰到攝氏零下68度的酷寒，晚上就寢時還可聽到外頭樹木龜裂的聲音。按戰俘營規定，攝氏零下三十度以下戰俘可待在室內工作，到地下室倉庫挑揀壞掉的農作物，不必外出勞役；與室外工作相

比，室內工作相對舒適。室外若高於攝氏零下30度，戰俘就得出外工作。1945年11月到1946年2月，陳以文就待在「クリコン」農場從事農事作業、拓寬道路等工作。

1946年2月，陳以文罹患副傷寒，被送到離農場一百多公里外的醫院，痊癒後留在醫院工作三個月。醫院工作相對輕鬆，伙食也較好，身體復原後，陳以文轉往第二十七收容所鐵路工作隊；白天鋪設鐵路，晚上睡在車廂，隊上配有宣揚共產理念的日文報紙，對於這類宣傳，陳以文一律以陽奉陰違的態度敷衍過去。

蘇聯對於戰俘的遣返標準大抵依體能情況決定。1948年3、4月某日，陳以文和其他十幾名同袍被通知體檢。負責體檢的是一名蘇聯女軍醫與一名日本軍醫，只要俘虜的體能接近遣返標準，日本軍醫通常會盡力為同袍爭取，陳以文認為自己也是在日軍軍醫協助下才得以達遣返標準。同年4月中旬，陳以文搭乘火車抵達納霍德卡港等待返日船班。5月初與兩千名同袍搭立信濃丸，5月9日抵達日本海側的舞鶴港。

關東地區因空襲成為一片焦土，返日的陳以文失去親人音訊，只能暫留舞鶴。期間，偶遇一名曾在基隆任職的日警，聊到臺灣近況，日警提及當時的臺灣不僅要學三民主義，還要學中文的注音符號，甚至唱中華民國國歌給他聽。當同袍紛紛搭乘復員列車返回家鄉時，陳以文仍待在舞鶴。他的二哥陳鎮榕（日名：景山洋二）每天在品川車站的復員列車中找尋他；有一天在車站巧遇他的軍中同袍，知道他還滯留舞鶴，立即前往會合。

陳土金原希望陳以文續留日本完成學業，但陳以文已不再有日本籍，無法留在



▲八戶教育隊結訓的陳以文 ▲陳以文與二哥陳鎮榕（景山洋二）在舞鶴重逢。

日本，只好與其他八名臺灣人從舞鶴輾轉大阪、門司，途中還因是「從共產國家歸來者」身分，遭美軍憲兵逮捕，經解釋後才獲釋，最後從長崎搭上船。但搭乘的船隻並非返回臺灣，而是前往上海；日本政府支付的旅費也只支應至上海。

抵達上海後，一行人再度遭到國民政府外事警察扣留，同行的蕭瑞郎（家在貢寮，經營煤礦業）家裡派人前來上海解釋後，才得以獲釋，一行人暫住在臺灣同鄉會安排的臨時住所。蕭瑞郎家人也為一行人提供返臺所需的傳票與盤纏。不料在基隆上岸時，被懷疑是非法入境而遭扣留。最後蕭瑞郎的父親出面作保，一行人才得以獲釋。經過一番波折，陳以文回到宜蘭老家已是10月2日。

返鄉的陳以文在父親開設的蓬萊醫院工作，並與宜蘭員山的商賈之女林素結婚。其後，在宜蘭市康樂路開設以文藥房，直至1994年才歇業；2012年1月17日凌晨，陳以文在睡夢中安詳過世，享年85歲。早年赴日求學，其後自願入伍，戰爭結束後卻又被帶往異地勞動，當其他同袍得以返鄉時，卻因臺灣人的特殊身分，返鄉路程充滿坎坷。陳以文波折的一生，也反映臺灣人在大時代下的無奈處境。☒